

名人之侣回忆丛书

MEMOIRS BY THE
SPOUSES OF CELEBRITIES SERIES

我与蒋光慈

吴似鸿 著

我与
蒋光慈



28.6

4

广西教育出版社



我与蒋光慈

吴似鸿著 傅建祥整理

广西教育出版社

我 与 蒋 光 慈

吴似鸿 傅建祥整理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民族大道68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灵山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4.375印张 插页5 80千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4800册

ISBN 7-5435-1504-0/I·138 定价：2.85元

(桂)新登字05号



1930年春，吴似鸿新婚燕尔，摄于上海。



1964年冬，吴似鸿坐在上海虹桥公墓蒋光慈墓前。



1984年4月4日（清明节），在上海龙华烈士骨灰存放室中，
与作家吴强、冯岗共阅蒋光慈的简历。

目 录

- 一 从绍兴到上海…………… (1)
- 二 血雨腥风的年代…………… (2)
- 三 蒋光慈与南国社田汉…………… (4)
- 四 第一次见面…………… (6)
- 五 初恋 (一)…………… (8)
- 六 恋 (二)…………… (11)
- 七 热烈追求…………… (13)
- 八 同居…………… (16)
- 九 去田汉家“回门”…………… (21)
- 十 蒋光慈与钱杏邨…………… (23)
- 十一 和谐的生活…………… (26)
- 十二 我所尊敬的人…………… (32)
- 十三 书局请客和南国社转变…………… (36)
- 十四 两封信引起的风波…………… (39)
- 十五 家庭琐事…………… (43)
- 十六 在环龙路养病…………… (45)
- 十七 我的苦闷…………… (50)

十八	光慈的父亲来了·····	(52)
十九	万宜坊的生活·····	(56)
二十	重过学校生活·····	(62)
二十一	家庭又起风波·····	(64)
二十二	《咆哮了的土地》完稿前后···	(66)
二十三	和丁玲、胡也频会晤·····	(70)
二十四	谁来管这笔钱·····	(72)
二十五	光慈退党·····	(76)
二十六	客栈避难·····	(80)
二十七	自来火街和大陆新邨的生活···	(82)
二十八	最后的住所·····	(87)
二十九	与夏丐尊等见面·····	(88)
三十	逛西郊公园·····	(91)
三十一	家庭经济危机·····	(93)
三十二	我也患了肺病·····	(95)
三十三	西湖养病·····	(98)
三十四	和鲁迅先生会面·····	(100)
三十五	在同仁医院的三等病房·····	(102)
三十六	住进了单人病房·····	(105)
三十七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	(109)
三十八	贫病交迫·····	(113)
三十九	关于光慈的党籍问题·····	(116)
四十	光慈坟墓的变迁·····	(120)
四十一	遗骨火化经过·····	(123)

- 四十二 终于进了烈士陵园…………… (126)
- 四十三 关于光慈的遗嘱和版税问题 (129)
- 四十四 最后要说的话…………… (131)

我与蒋光慈

我与蒋光慈共同生活不到二年，算起来只有二十一个月，但在当年好象过了二十一年，令我至今念念不忘。

一 从绍兴到上海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在绍兴女师读书。女师校长朱少卿是孙中山的信徒，他聘请的教职员大多是进步人士，其中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这些老师和朱校长一样，不满现实，给学生灌输进步思想。每逢纪念日，带着我们学生去参加校外政治活动，去洋货店里搜查日货，劝阻商人不卖日货，共同抵制日货，又叫我们回去募捐，支援上海罢工工人。我们学到了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上了人生第一课。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顿时，血流成河，尸堆成山。因我参加过学生运动，也曾传说要抓我，虽然最后没有把我抓起来，但使我看清了社会的黑暗。师范毕业后，为生活所迫，我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一

面教书，一面学美术，以为艺术也可救中国。

一九二八年夏，绍兴抓人之风又起，我的几位同学随即逃往上海。不久，我也去了上海，暂时耽搁在开明书店里。暑假过后，由于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先生的帮助，我考入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学美术。入学后，章先生给我解决学费、膳费。在艺大，老师专门教艺术，不过问政治，同学也不谈国事，只管一心学艺术。我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遇不到一个共产党员，其实即使有，我也不知道。

当年在上海的文艺作家，我晓得有鲁迅、郁达夫，也知道张恨水、张资平、梁实秋、夏丏尊、叶圣陶。但不知道上海还有红色作家蒋光慈，甚至他的作品也没有看到过。老师和同学也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因为新华艺大没有文科，只有国画系、西洋画系、音乐系、体育系等，同学所读的文学作品，多数是外国的，这样，对国内作家的著作反而知道不多。我无钱买书，便向同学借，借到的是德国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法国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小仲马的《茶花女》以及拜伦、雪莱的诗集等。苏联的文艺作品是借不到的，同学们不敢买，因此，当时我没有读苏联作家的作品。

二 血雨腥风的年代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中国处于最黑暗时

期，帝国主义的魔爪侵入中国，统治阶级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进行残酷镇压。开明书店的店员告诉我：大革命失败后，书店所在的宝山路也是尸体遍地，血流成河。新华艺术大学校址在华界，紧邻法租界，我亲眼见到一位黄包车夫连同他的黄包车一起拴在一辆摩托车后，被一个外国巡捕驾着疾驶而过，真是惨不忍睹。

在这血雨腥风的年代，同学们为艺术而艺术的信念彻底动摇了，也促使我走向社会。原来学的画技不能彻底反映民间疾苦，也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只有戏剧、文学才能把黑暗现实揭露得淋漓尽致。于是我加入了“南国社”，在田汉的辅导下，学演话剧，练习写作。我把看到的和心里想说的话，都写在文章里，由田汉给我介绍，在报刊上发表。

章锡琛先生不赞成我演戏，因为我不听，他便停止了学费、膳费的供应。我还是没有停止演戏，坚持上学，学费先欠着，把衣服当掉，买大饼充饥，肚子实在饿不过，就跑到田汉老师家里去饱食一餐。

田汉想这总不是长久之计，便介绍我与画家朱应鹏认识，朱是申报副刊的编辑，他给我画了一幅油画全身像，我们便熟悉了。以后，我把散文、杂文及画稿交给他，他给我发表，我用所得稿费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

这时，校内外有三位教授先后向我求婚，他们

的意思，只要我答应和他们结婚，我的生活费用全由他们负担，我都拒绝了。我以为学业尚未完成，不能考虑婚事。一些我所不认识的校外青年，他们看过我演的戏，或读过我的文章，也来学校向我表示爱情，我也拒绝了。我对他们说：“我没有时间和你们谈恋爱，你们不要来麻烦我。”他们退去了，可是小报上出现了许多攻击我的文章，说我“梳着二支小辫子，无论到哪里都有人围着看她的衣服。”“在文章中老是说‘管它呢’‘管它呢’，你不管社会，社会就要管你……。”还说朱应鹏把好文章搁着不登，老是给我发破文章，有私心。

我不理睬他们，由他们说去，依然照我认准的路走下去，读书、演戏、写文章，朱应鹏也依然给我发表文章。

现在想起来，也真有意思，要是当时我随便答应了哪一位求爱者，以后也就不可能遇到蒋光慈了。

三 蒋光慈与南国社田汉

我认识蒋光慈是由田汉介绍的。这里我先说明一下蒋光慈与田汉的关系。

田汉在日本留学时，就以编剧演戏出了名。一九二二年回国后，和画家徐悲鸿一起创办南国艺术学院，后因经济困难停办。一九二四年，又办了南

国电影剧社。田汉和苏联人皮涅克合作，拍摄《到民间去》的电影，蒋光慈当陪员和翻译，做了临时演员。据夏衍同志说，他当时也做了临时演员，上了银幕。这么说，蒋光慈自苏联留学回国后就认识田汉了。那时我还没到上海，正在绍兴女师读书。

一九二七年冬，南国社正式成立。第二年，我也参加了南国社。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的一年时间里，没有见过蒋光慈到南国社来。后来才知道，他在那段时间到日本养病去了。也有人说是因为他的《丽沙的哀怨》，被人批评为是同情白俄之作，蒋光慈心中有气，去日本散散心。我想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党员均转入地下，蒋光慈不能在上海公开活动，去日本则比较安全自由。

蒋光慈在日本一边养肺病，一边写作，完成了《冲出云围的月亮》及《异邦与故国》，后来日本特务注意上他了，光慈便于一九二九年初冬回国。

当时，田汉尚未入党，但思想进步，他领导的南国社也积极靠近党。中共准备发展田汉入党。蒋光慈提出，还可以让田汉作为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起先，有的同志不赞成，认为田汉在大革命失败后曾经一度感伤，所写的剧本，演出的话剧，多数是感伤的。但多数同志认为：田汉不只他自己一个人，他的周围还有一大批人，只要把田汉影响过来了，整个南国社也会影响过来。于是中共叫蒋光慈和田汉联系，吸收田汉入党，邀请田汉为左联

发起人。田汉高兴地答应作为左联发起人，不过入党是在一九三二年了。也是这段时间，蒋光慈要田汉给他介绍爱人。

田汉既是我的良师益友，同时又如亲兄一样关心我的婚事，他的母亲田老太太也把我当女儿一样爱护，希望我有一个如意的对象。于是田汉马上想到了我，打算把我介绍给蒋光慈。但田汉心里没有把握，不知双方是否愿意。便另外又介绍了一位我的同班同学梁白波给光慈。梁白波虽不是南国社的社员，有时也去南国社走走。她的速写很好，几笔就把一个人的特点勾画得很象。同时，在新华艺大的一次游艺会上，梁白波成功地扮演了话剧《第四十一》的苏联女红军，因此当时出了名。田汉打算把我们二人一同介绍给蒋光慈，由他自己去选择。

四 第一次见面

一九二九年年初冬的一个礼拜天，同宿舍的女同学都出去了，只剩我一人在宿舍里写稿。这时，南国社的男社员金焰（即金德麟）来到学校叫我：“小猫（我在南国社的绰号，说我的脸象猫形），田先生有事叫你去。”说完就走了。

我走进南国社的后门，只见客堂静寂无人，不象平时社员们济济一堂。金焰叫过我之后，好象没有回南国社。只有田老太太在厨房中烧菜。我听到

楼上有人声，就径直上了楼。

平时常见田汉先生在前楼写作室中勤快地写作，可是今天他却坐在满是阳光的窗前，背靠窗槛，两只手支撑着前身，正在哈哈大笑。

黄素先生坐在靠墙的桌上写文章。在田先生的书桌边坐着一位从未见过的陌生男客，正在和田先生谈笑。见我进去，一时沉默下来，只注视着我。那小眼睛在他瘦削的脸上显得特别敏感，端正的双唇微微张开，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他大约三十岁左右，穿着一件蓝色的灯蕊绒茄克衫，使人一见就会感到他是爱清洁的人，同时是一个外表斯文，内心刚强的男子。

田先生把我介绍给那人：“这位就是我们的密司吴。”但没向我说出那位客人的姓名。

我没坐下，因为已没有凳子可坐了。那位客人随手翻阅着《南国月刊》。田先生说：“这里面也有我们密司吴的文章。”

客人又翻阅了一下，说：“唔，写得不错。”

我想，这位客人喜欢当面捧场，没有仔细地读，怎么能说写得不错呢？

客人随手拿了一张纸，写了好些书名，移到我的面前问：“密司吴，你读过这几本书吗？”

我一看，是《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纪念碑》等几本，便回答说：“没有，我没有读过这些书。”

那位客人叹口气，对田汉说：“老大，怪不得

我们写文章的人不行，连常写文章的人都没有读过我的作品。”田汉笑笑不语。

那位客人转过脸对黄素先生说：“黄先生，我想写部小说，写农村的，你们那边的农村怎么样？”

黄素回答：“蒋先生，我们湖南的农村和你们安徽的农村差不多。”

这时我才知道这位客人姓蒋，是一位小说家，但还不知道他就叫蒋光慈。

五 初恋（一）

寒假到了，同学们都已回家过年，宿舍中只留下我一个人，我不回绍兴老家过年，因为来回路费需要十元钱，省下这笔钱，可以维持下学期的生活。况且在学校还可学画写文章，赚点稿费。

有一次，天气比较寒冷，我跑到南国社去烤火，田汉和其他的社员不在。楼上田汉的写作室里，只有田老太太一个人盘坐在火盆旁边，抽着水烟。我就坐在田老太太对面烤火。她问：“吴似鸿，你吃过饭吧？”我答：“吃过二个大饼。”她又问：“为何不来我家吃饭哪？”我说：“老太太，你们自己也困难，我不好常来吃的。”

正说话时，蒋光慈走上楼来，这次我看清了他的全貌，他身材高大，穿一件淡咖啡色的呢大衣，下着西裤，脚蹬皮鞋，戴一顶鸭舌头帽，看去着实

有点风度。他注视着我，但不开口。

“坐嘛！蒋先生。”田老太太向他打招呼。

他坐了下来，坐在老太太和我之间的火盆旁边，伸出二只指头长而指节粗的大手板，在炭火上翻动。

沉默片刻，蒋光慈突然说：“老太太，我给你看手纹。”老太太把燃烧的纸捻压在执着水烟袋的左手下面，腾出右手让他看。蒋光慈把老太太的右手执住，看了又看，然后说：“老太太，你这条纹多长啊！是条长寿纹，你的寿一定很长的。”

田老太太“唔唔唔”地哼着，显得很高兴。

“我也看看你的手。”没等我同意，蒋光慈已把我的左手执住了。我是一双短手，手心上有二条象刀一样的纹路，曾经有人说我的手纹克性很重。大概蒋光慈也有同样的解释，他不说什么，把我的手放下了。

正在这时，田汉上楼来了。第一句话就说：“走吧。”好象他们二人预先约好了的。他们把我也拉着走。

三人走出新新里弄堂，到金神父路车站。田汉说：“搭车吧。”蒋光慈说：“还是走着好，你的腿不是很长吗？”

于是田汉领头，我和蒋光慈走在后面。走完金神父路，穿过霞飞路，再横穿几条街，来到天蟾舞台。

天蟾舞台正在演出日场京剧，田汉约演员们到四马路菜馆吃晚饭，他要请客。